

诗人姚波

释放爱的馨香 摇摇晃晃行走

刚下过雨的院子里，一只被同伴挤压踩踏的鸡被母亲从鸡窝里抱出来放在地上，“给它透透气，否则要死掉。”

姚波走过去，蹲在地上，与拴在门后的老黑(狗)一起打量这只耷拉着脑袋和翅膀的鸡，“它被挤着了，和我一样。”

院子里的人都笑了。

姚波，昆钢桥钢厂(现为华创桥钢园区)一名普通工人。阳光、谦卑、感恩，是所有与他接触过的人对他的评价。而在他身上，不得不提两个符号：脑瘫患者、优秀诗人。

“诗人姚波借助诗性的生命内力突破病体，执意地释放着爱与善的馨香之气。他摇摇晃晃地走着，摇摇晃晃地亲历……诗歌是他的救赎，他又用心底的阳光去救赎驳杂的日常。他的洞察、顿悟和思考，把笔下所有无意义的习见之物，都带入了诗意的天国。”

2020年8月,《姚波的诗》获第十六届滇池文学奖年度最佳诗歌奖，颁奖词如是说。



“它被挤着了，和我一样。”

“获奖不是目标,写出心灵的话才是要紧的。”

8月中旬,老干妈打电话来问姚波母亲,“除了你们家,桥钢还有几个叫姚波的?”说是看到新闻,桥钢有个叫姚波的得奖了。姚波这才知道自己获得了第十六届滇池文学奖年度最佳诗歌奖。他想起评奖前编辑联系他,让他写一个获奖答辞,但“不一定能获奖,所以得保密。”

获得这一在云南文坛影响力较大的奖项,姚波觉得“受之有愧,不敢相信”。一方面,感到荣幸和欣喜;另一方面,“获奖不是目标,写出心灵的话才是要紧的。”

获奖归获奖,姚波依然保持平静,生活一如既往地按部就班,波澜不惊。

建于1984年的桥钢职工住宅,前后四排,姚波的房子与父母的房子离得近。这些年来,他每天“三点一线”,上班到车间,下班到父母那里吃饭,然后回自己家里,睡觉、看书、写诗。

桥钢有四个厂,一万多平方米的面积,最多时候住了一万多人。厂里有自己的小学、初中,最繁荣时还办起了高中。姚波上高中时,厂里的高中迁走了,上学要到安宁去。行动不便,他就此辍学。

“都不爱我了,还有什么好挽留的呢?放她走吧。”

小燕子,一个皮肤黑黑,眼睛圆溜溜的爱笑的姑娘。因名字里有个“燕”字,大家唤她“小燕子”。在姚波眼里,小燕子很漂亮。

经人介绍认识,恋爱两年后,2000年,26岁的姚波与23岁的小燕子结了婚。尽管家人不同意,但小燕子还是执意嫁给了他。

小燕子性格直爽、开朗,照顾姚波的生活,支持他的写作,帮他抄诗。

“那几年没怎么好好写,可能是日子太好过了。幸福的人写不出诗。”

家里人给小燕子买了个擀面机,在厂区外租了间小屋,他们卖起了面。过了几年,小燕子到运输公司上班,在安宁—昆明的11路公交车上做售票员。

慢慢地,认识的人多了,有人说三道四,小燕子面子上过不去。一些闲言碎语传到了姚波的耳朵里,他察觉到了小燕子的变化。

女儿8岁时,小燕子与姚波分手。“没有什么矛盾,就这样走了。大概还是受不了了姚波的残疾。”母亲说。

小燕子对他讲,“我不爱你了,我要走了。”

姚波对她说,“你走吧,我不怪你。”

“都不爱我了,还有什么好挽留的呢?”姚波告诉自己,“放她走。”

姚波常常想起他们一起擀面的日子。他

突然无事可干,姚波失落、迷茫,到山上疯跑,躺在树林里烤太阳,听风吹过松枝的声音。

到厂里的图书阅览室找鲁彦达、博尔赫斯、拜伦、狄金森等人的诗歌集子来读,借不到就跑到昆明图书馆借,到书店里去买。还订了《散文百家》《诗神》等杂志来看。后来,他在《诗神》杂志的函授班学习了一年,这给他的写作带来很大推动。

2004年,桥钢厂领导出于照顾,让姚波到厂里上班。在家闲了12年的姚波有了工作——晚上守车间。工作很简单,时间充裕,闲来无事,便把书带进去读了。十多年下来,零零总总读了不少书,偶尔拿起笔来也能写上几句。

上班和看书之余,他开始关注周围的人 and 事。一片云的飘动、一朵花的凋谢、一颗流星的滑落、一些人的走(死亡),或者留(生存),还有季节的更替、蟋蟀的叫声,让他感受到生命有一种莫名的力量,心生敬畏。他看到了“阴雨中物类在滋长,秋风里蚂蚁不动声色地收起了刀枪,飞鸟撕开天空白云迅速弥合,蜘蛛细密之网中特意留出的通道

为她写了一首诗,《8平米小屋》:“有一天,梦到你,我会想起/我们住过的8平米小屋/小小的温暖,藏在心里,会发酵/闭上眼睛,会让一些旧画面/晃来晃去/如晾在铁线上的旧衣服/彼此都经历过一些悲伤/转角处,蛛网密布/蒙尘的脸/好像是旧故事里的知情者/无端的来临/又无端的在每个夜里/变幻身份/仿佛今天的我/已经穿过了乱云飞瀑/与你面对面/互不相识”

“我们都太年轻,不懂事儿,不然不会这个样子。”十年后,说起这事儿,姚波仍感到缺憾。小燕子走后,他消沉了一两年,就在那个时候,他学会了喝酒。

在有月亮的晚上,他跟老黑一起喝酒。对着冷月,一人一狗,以解“院子里长出的思念之苦”。

在母亲眼里,姚波从小到大都是个要强的人,骨子里不服输。上学时写作业,无名指压笔,笔杆从小拇指出来,无名指上老茧一层,母亲看他辛苦,叫他不要写了,“跟老师说一下,老师会通融的。”他不干。课间同学起哄,说到他只是个旁听生,怕拉低了平均分,成绩并不算入班级,姚波听了很不服气,数学经常考满分,还要提前交卷。

上班后,去车间值班时刚好碰到下雨,母亲让晚些再去,他一定要出门。

……”这一切成为了触动其灵感的阀门与源泉,“我不得不为它们写点什么。”

2008年,姚波给《今日安宁》报社投稿,当时的副刊编辑余松涛发现了姚波的诗,众多诗歌中,这组诗超出了他的想象——“这可能不是安宁本地人写的。”

“要像其他人写点顺口溜也就罢了,但他写的确实是诗。”余松涛惊呼。

《今日安宁》刊登姚波诗歌,让他深受鼓舞,对诗歌的热爱与日俱增。他开始到诗人博客和诗歌网站上品读、学习更多优秀诗人的优秀作品。这其中,他特别喜欢刘年、张远伦、张二棍、王单单等人的诗,他们的诗“很干净”,戳中姚波心底最柔软的部分。

“哪怕单薄,费再大的力/都挤不出米粒大的花/哪怕单薄,风一吹/就颤抖着,弯下伶仃的腰/……/哪怕孤独,哦,哪怕孤独/也要保持我的青/从骨头里蔓延,由内而外的青。这是一株草的底线”——张二棍的《让我长成一棵草吧》,让姚波心底不认命的劲儿像草一样随风在心底滋长。“现在的人都不喜欢读诗,好像只有我喜欢,”他戏谑自己。

“不如人”“这个样子还找老婆做什么,不要害人”……这些话语,在妻子离去那几年,扎着姚波。他不服气,他要好好写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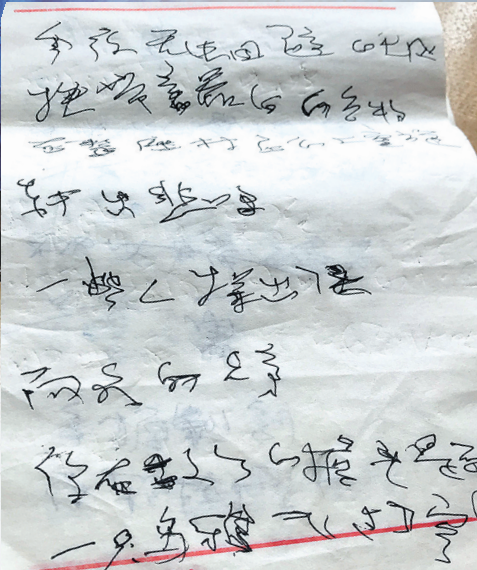
“那几年他不好过,沉寂了一场。”《安宁文学》杂志副主编石顺华常与姚波交流诗歌,“创作也陷入了低谷。之后就突然就爆发,从一开始恬淡平和、略显单薄的笔触,变得有了重量、痛苦。开始充满力量和‘疼痛感’。”

在余松涛看来,是痛苦提炼了姚波。“姚波诗中的单纯或纯洁,都是对痛苦锤炼的结果。没有安慰,那就在痛苦中找到带泪的笑声。”

“三将军跑了/她给我留下,小马驹/头也不回/就扬长而去/这是我一生的遗憾/让我满世界的/追问/都没有找到确切的答案/从此,小马驹/是我一生的骄傲”在诗歌《小草坝》里,姚波举重若轻地表达小燕子离开,称“三将军”“扬长而去”,是他“一生的遗憾”。而“小马驹”是他“一生的骄傲”。“小马驹”是谁,竟然得到姚波如此高的赞誉?

她就是姚波与小燕子婚后两年所生的女儿。

谈到女儿,姚波满脸幸福。她说女儿从小都很乖,成绩不错,尤其作文特别好,今年高考上了二本线,被昆明医科大学录取。“我真的为她感到自豪”,只是自己休息时间不固定,陪伴女儿太少,很是惭愧。



龙飞凤舞的手稿



虽然残疾,但从小就阳光。



桥钢是姚波的诗性家园

“诗歌是神圣殿堂里的灯盏,是高于生活的闪光部分,它从凡俗中提炼真相。”

“我不属于任何一个诗歌流派,但我觉得,我快要慢慢属于他们这个派了。”姚波说着,眼睛一亮,像个孩子一样开心起来。姚波所说的他们,是他所喜欢的诗人刘年、张远伦、张二棍、王单单。

在《滇池》文学杂志编辑胡兴尚看来,姚波与刘年等四人有着共通点:“写的虽然是现实生活,但有强大的理想主义在支持着他们。”比如,刘年业余时间骑摩托车全国到处跑。“姚波也想四处游历,虽然身体禁锢了他。”在胡兴尚眼里,他们都想“冲出去,到外面去,像个豪侠,不断地找,去经历,去发现驳杂现实与诗意人生的契合。”

写得多了,姚波渐渐发现了诗歌的本质:“诗歌是神圣殿堂里的灯盏,是高于生活的闪光部分,它从凡俗中提炼真相。正是由于它呈现了隐秘世界的底细,才那么让人深陷其中,不能自拔。”

大概六七年前,《滇池》文学杂志借“滇池之友”活动两次择发过姚波的诗歌,每次

“去好好地喜欢一个地方,爱上一个人,和那个人,好好过一辈子。”

2020年遇上闰四月,植物的生长季节比往年晚了一个月,雨季也来得比往年晚一个月。8月的桥钢河水奔腾,姚波与父亲在雨中各自撑着伞,穿过旧弃的厂房,穿过桥,“你要是春天来就好了,有樱花,在通往学校的路上。”姚波站在雨中,指着学校方向说。

昆钢桥钢厂前身为中国电力制钢厂,坐落于安宁桥头村附近的山沟,距昆明23公里。河流从厂里奔腾而过,背面是山,前面是农田,这一片土地成为陪伴姚波46年的“诗性家园”。

在这里,姚波度过了无拘无束的童年。在父亲工作的铸钢车间,姚波与比自己小三岁的弟弟姚健,把废旧的单车轮子上接上转轴,坐在上面享受短暂滑行的愉悦;或者找根钢筋,挽成个圈,在地上滚着玩。

院子里谁家门口堆放的烧过的蜂窝煤球、正在晾晒的包谷轴,拎起来,抡一圈扔出去,几个小伙伴分成两派开始蜂窝煤、包谷轴大战。

“毛笔粗的竹管最好”,把棕榈树的籽揉碎了塞进嘴里,凑着竹管吹出来,像子弹一样对小伙伴进行“射击”。跑到厂区外的村子去偷村民的柿子,被抓到,吓唬他们说“关在牛圈里”,几个捣蛋鬼被逼着帮村民

一两首。胡兴尚表示,去年再收到姚波的来稿,其诗歌创作脱胎换骨般斐然进步,让人心生惊喜。“这样的诗歌,放到国家级的刊物刊发,也完全能站得住脚。他写得已经很好,但他很低调。”

“滇池文学奖”延续了15年,日益成为备受中国文坛关注的一个出自地方又超越地方局限的奖项。《滇池》文学杂志每年12期,编辑部把每一期的诗歌都拿出来研究,评选出了十六届滇池文学奖年度最佳诗歌奖。“也不是没有同等优秀的作品,但奖项颁给姚波,意义更大。他是一个纯粹的诗人。”胡兴尚说。

提到姚波,很多人会联想到诗人余秀华。不过,姚波认为自己与余秀华“不是一个类型的人。”

前段时间余秀华在网上怼网友,又火了一把。“她老骂人,”姚波说自己不喜欢,“怨气太重,好像所有人都欠了她。”在他看来,诗歌的宗旨是灵魂和本真,“作为心灵里流淌出来的歌,应该歌唱世间的真善美。”

摘辣椒把子“赎罪”。

西山是他们抵达得最远的地方之一,走3小时,在山上喝了点水,又回来了。

上山去采野果,对别人家晒着的东西搞破坏,母亲说这是兄弟俩小时候的家常便饭。有一次,弟弟把爸妈的自行车骑去了安宁。在母亲看来,“弟弟干坏事,姚波是军人”。

听到母亲这样说,姚波“哈哈”大笑,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从胸腔里蹦出来:“我的身体限制不了我的行动,我到处都会去。”

事实上,这片待了46年的河沟,他只短暂地、长途地离开过几次。三次去昭通,一次去大理。

姚波一直记得那次唯一的大理行。“大理很美,洱海迷住了我。我们坐了船,在船里抬头看见了苍山,太漂亮了。当时想着如果能在这里住上一久就好了。”

“假如我身体是好的,我肯定会像刘年那样到处留下足迹,我想去长城、故宫,想去看看大海。”

“去好好地喜欢一个地方,爱上一个人,和那个人,好好过一辈子。可这只是假设,不可能发生。所以,就当我没想过。”

本报记者 施颖 摄影报道
部分图片由姚波提供

——诗人点评——

姚波的诗,多用口语,不仅自然、准确、简练,而且还做到了灵动,这是他能写出好作品的基础。难能可贵的是,虽然经历了很多炎凉和冷暖,内心并没有因此而生出老茧,依然保持着敏感、宽广和热爱,这让他拥有强大的在日常生活发现并捕捉细节的能力。诸神在细节中——通过独到的细节来表达对生命对时空这些宏观事物的理解,能写出大巧若拙、举重若轻的诗歌。——刘年

姚波的诗颇得自然的神性和日常的神性,这种从小细节、小事物上着笔,用冥想和神思通达深远的写法,是我喜欢的。他所观察到的微光,往往洞穿独处的天地,为肉体连通了诗意的宽大格局。这类诗往往以小搏大,需功力与工夫,可见姚波正在逐渐抵达的路上。——张远伦

在姚波的诗歌里,隐忍平和的背后,包裹着一种紧迫感。他擅长笔锋陡转,瞬息间打破物我之间的平衡与和谐,三言两语,平地起风雷。更难能可贵的是,他驾驭场景和物像的能力,几乎都是顺手拈来。姚波写作,陌生化的诗意,即日常的悖谬,即生活的重置,即情与形的对峙。——张二棍

——姚波的诗——

锦绣年华

分身而过
把美的部分留下
星星的余光
留给黑夜值守的虫鸣
这片旷野
在我未涉足之前
就是春天的旧梦
雨水刚过
绿色的咳嗽声
就传遍了
十里八乡的茅草

但我不急于求成
不把你的美貌
悬挂于落寞的枝头
我会把樱花的眼泪
捧在手心
让稀疏的银白
重现你的年华